

故宫的书法风流④

米芾写下《盛制帖》时，蔡肇正在王安石门下做学生。米芾死后，蔡肇为他写墓志铭，也证明了他们相识的时候，蔡肇正在王安石帐下，跟随他读书。

米芾“刷字”： 舒卷烟云势最奇(二)

□祝勇



米芾像

先后后草 飞舞连绵

最大的可能是，《盛制帖》是元丰五年(公元1082年)所作，那一年，米芾(那时还写作“米黻”)先去黄州，慕名拜访了在“东坡”上“劳动改造”的苏东坡，得到苏东坡青睐与指导，称他的书法“风樯阵马，沉着痛快”，建议他多学晋人。之后，米芾赴金陵投奔刘庠做幕僚，没想到刘庠被贬。离开金陵，米芾便携上自己的诗稿，前往半山园谒见王安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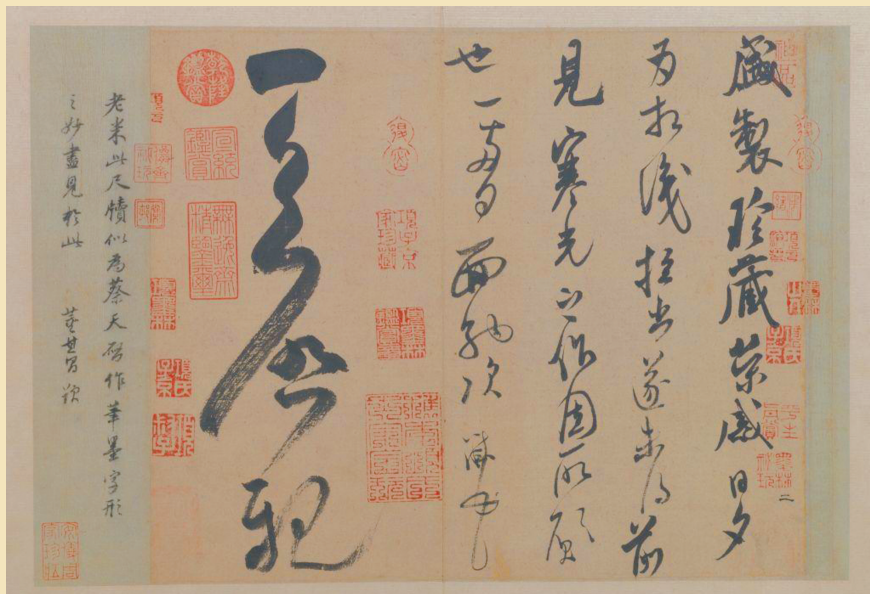
笔者在《在故宫寻找苏东坡》一书里写道：“那时的王安石，已经从宰相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，没有警卫，没有任何排场，只在金陵城东与钟山的半途筑起几间瓦舍，起名半山园，连篱笆也没有。所以年轻狂妄的米芾比我们今天所有人都幸运。当他小心恭敬地打开那扇门，坐在面前的，是每日‘细数落花因坐久’的王安石。”

王安石拿出自己的书法给米芾看，米芾立刻说，是受了杨凝式的影响，王安石闻后大惊，说从来没有人看出这一点(“人鲜知之”)。那一年，米芾三十二岁。

米芾的许多书帖，都是行草夹杂之作，可以说，行草夹杂是米芾书法的特点之一，像《篋中帖》《临沂使君帖》，皆以行书始而以草书终，可见米芾是以“加速度”来运笔的，即开始时慢，越写越快，到结尾处，已经快飞起来，笔画的抛物线要抛到纸页外面去。其中《篋中帖》的署款(“芾顿首再拜”)、《临沂使君帖》的后两行字(“如何？芾顿首。临沂使君麾下”)，完全是一笔到底的。明代傅山、董其昌、张瑞图、王铎、黄道周、倪元璐等迷恋的“连绵草”，在米芾手中已入成熟之境，只不过米芾书帖并不是通篇连绵，而只是局部(通常是结尾部分)一笔写成，连绵不断，给人意犹未尽的感觉。

《盛制帖》也是如此，开始时是用行书写的，写着写着就飞舞起来，到第二行开始变成草书，而且越来越草，到第四行署款的“黻顿首”三字，已经是“连绵草”了。这种连续书写，线条不断，形成米芾所追求的“莼丝”般的质感。前四行字，都是中锋运笔，起收转折，活泼跳跃，如粉蝶戏花、蜻蜓拂水，那么轻灵，那么敏捷。到“黻顿首”三字，笔墨将干，却宛若游丝，藕断丝连。最妙的是写“天启亲”时，他又蘸了一次墨，连刷了数笔，笔墨立即粗重起来，

在运动中建立秩序，这是书法的最难处，也是书法的至高境界。



《盛制帖》北宋 米芾

饱满起来，酣畅起来，与上一行的“莼丝”，形成了强大的视觉反差，也让整幅作品有了戏剧性的反转，米芾写字的飞扬跋扈、霸道纵横显露无遗。

明代，董其昌见到《盛制帖》，在裱边上毕恭毕敬写下一行小字：“老米此尺牍似为蔡天启作，草书字形，笔墨、字形之妙，尽见于此。”

学晋人书法 惟妙惟肖

任性不是胡来，胆大不是妄为。宋代书家，不论蔡襄、苏东坡、黄庭坚，还是米芾，都是有着深厚的书学渊藪的。苏东坡建议米芾多学晋人，米芾也是深爱晋人书法的，米芾任无为知军时给自己的书房起名“宝晋斋”，内藏谢安《八月五日帖》、王羲之《初月帖》《王略帖》、王献之《中秋帖》(又名《十二月帖》)等晋代名帖。他的“宝晋帖”，让他深以为傲，米友仁说他父亲：“所藏晋唐真迹，无日不展于几上，手不释笔临学之，夜必收于小篋，置枕边乃眠。”甚至乘舟出行，船上也要高挂匾额，上写“宝晋斋舫”，说明他与晋人书画须臾不可分离。黄庭坚写诗调侃米芾：

万里风帆水著天，
麝煤鼠尾过年年。
沧江静夜虹贯月，
定是米家书画船。

为了得到晋人法帖，米芾撒泼打滚耍赖发癔症，什么事

都做得出来。反正世人皆以“米颠(癡)”称之，他干脆就“颠”到底吧。叶梦得《石林燕语》里说，“宝晋斋”里的《王略帖》，米芾就是从蔡京之子蔡攸手里巧取豪夺来的。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(1101年)，也就是苏东坡去世那一年，位居翰林学士的蔡京被弹劾夺职，正逢落魄时分，米芾跑到真州(今江苏仪征)，去看望蔡京。

米芾跑到蔡京的舟中，蔡京的儿子蔡攸把王羲之《王略帖》拿出来给米芾看，没想到这一“嚼瑟”，“嚼瑟”出毛病了。米芾一见《王略帖》就爱不释手，非要夺人之美，用他收藏的绘画跟蔡攸换，蔡攸不换，米芾就威胁说：不换就跳水自尽，还大喊大叫，做跳水状。他动作很大，船体剧烈摇晃起来，蔡攸吓得脸色骤变，只好把《王略帖》给了米芾。

据曹宝麟先生考证，这个夺人所爱的事件不是发生于米芾与蔡攸之间，而是发生于米芾与蔡京之间，所夺之爱，也不是《王略帖》，而是《晋贤十四帖》中的谢安一帖，有可能是《八月五日帖》。

故宫博物院藏王献之《中秋帖》，应当是米芾根据自己收藏的《中秋帖》真迹摹写的。米芾学习晋人书法的“寻根之旅”，寻到了王献之，这是他独辟蹊径的地方。王献之的书法，“笔迹流泽，宛转妍媚”，而且出现多字连绵的写法。米芾学王

献之，到了惟妙惟肖的地步，既形似又神似，但仔细端详，又依稀可以看出他的个性。比如我们今天所见的《中秋帖》，用墨浓重，起笔或藏锋或侧锋，提按自然，线条富于弹性，尤其笔画的回环起伏，翻转勾连，有如体操运动员的空中翻转，惊心动魄，又美不胜收。在米芾书帖中，我们不难找出这样的证据，比如《张季明帖》中，第三行“气力复何如也”六字，就与《中秋帖》的写法异曲同工。这样的艺高人胆大，这样天机四放的生命力，是独属于米芾的。所以，我们在故宫博物院见到的这件《中秋帖》，少了一份晋人的飘逸流美，多了一份雄迈飞动、酣畅淋漓，让人在王献之的背后，隐约看见米芾这个“替身”的影子。

临摹前人书法 能以假乱真

后世留传的“二王”(王羲之、王献之)法帖，不知有多少是米芾摹写、鱼目混珠的。明代沈周在《蜀素帖》后跋曰：

襄阳公(指米芾——引者注)在当代，爱积晋唐法书，种种必自临拓，务求逼真，时以真迹溷出，眩惑人目，或被指摘，相与发笑。然亦自试其艺之精，抑试人之知，如此。

还有一个段子，是米芾自己写在《书史》里的，就是米芾曾经临过王献之法帖一卷，

后来这个摹本到了沈括手里。有一天，几个朋友相会在甘露寺，有林希、章惇、张询、沈括、米芾等，把各自收藏的书画拿出来晒晒，结果沈括拿出来的竟然是米芾摹王献之法帖，米芾见后，吃惊地说：“这是我写的！”沈括很不高兴，说“我家中收藏这幅作品已经很久了，怎么可能是你写的？”米芾笑着说：“难道变了主人，我就不认识自己的字了吗？”

搞鉴定是不能说实话的，米芾显然是意气用事了。

南宋词人葛立方也记录过另一个故事，说米芾从别人那里借到古本临摹，等他摹完，要完璧归赵，他把摹本和真本一起送回去，请对方自己选择，以至于原帖的主人都分不清楚，哪一个是自己的真本，哪一个

是米芾的临本。米芾去世时(公元1107年)，不知出于什么心态，把自己收藏的书画珍品一把火烧了。王献之《中秋帖》说不定就在其中，真的变成了冬日火炉里的灰烬，像米芾形容晋代陆机《平复帖》(北京故宫博物院藏)里的线条一样，成为“火箸画灰”。好在有米芾版《中秋帖》留下来，像时间中的接力跑，后面的选手撞线时，爆发出的能量更大。

在米芾心里，宋徽宗赵佶与其说是一位皇帝，不如说是一位翰墨文友。米芾对政治毫无兴趣，只对书法情有独钟。他在《淳化阁帖跋》中写：“余无富贵愿，独好古人笔札，每漆一研、展一轴，不知疾雷之在旁，而味可忘。”碰巧，宋徽宗也是无意当皇帝的，蔡绦《铁围山丛谈》说：“国朝诸王弟多嗜富贵，独祐陵(指宋徽宗赵佶)在藩时玩好不凡。所事者惟笔研、丹青、图史、射御而已。”因此说，赵佶是出身皇家的艺者，有种富贵之外的洒脱。

在文艺战线上，米芾与宋徽宗称得上志同道合。米芾写《舞鹤赋》，宋徽宗作《瑞鹤图》，都以鹤为主题；米芾写《研山铭》，宋徽宗作《祥龙石图》，都以石(“研山”是一块山形砚台)为主题。鹤与石，都是二者迷恋的，二人的创作，似乎存在着一种呼应的、“互文”的关系。米芾知道自己当不了大官，所以也就省了拍马屁的心。他写《舞鹤赋》给宋徽宗，文首书尾不见一丝唯唯诺诺，只有卷末一方“臣米芾私印”，透露出他的臣子地位。

《故宫的书法风流》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